

尋覓 香格里拉

馬丁思 撰

白皚皚的卡瓦格博 佇立在雲南省境內，高聳入雲，美麗壯觀，為詹姆斯·希爾頓帶來靈感，寫出世人向往的烏托邦「香格里拉」。

飛

機飛臨中國

雲南省北端，

降落時，我似乎看

到了好兆頭：初升的

太陽將飛機影子投在白

雪上，影子周圍有一環

彩虹。光線由水珠折射

而成。中國人稱這種現

象為「佛光」。

飛機向下突破雲層，

掠過連綿農舍、田野、陸

下了機，看到機場大樓頂部

「香格里拉」四個大字，我不禁心

情興奮。

香格里拉！這個名字充滿神秘色

彩。據《美國傳統字典》解釋，「香

格里拉者，世外桃源也，烏托邦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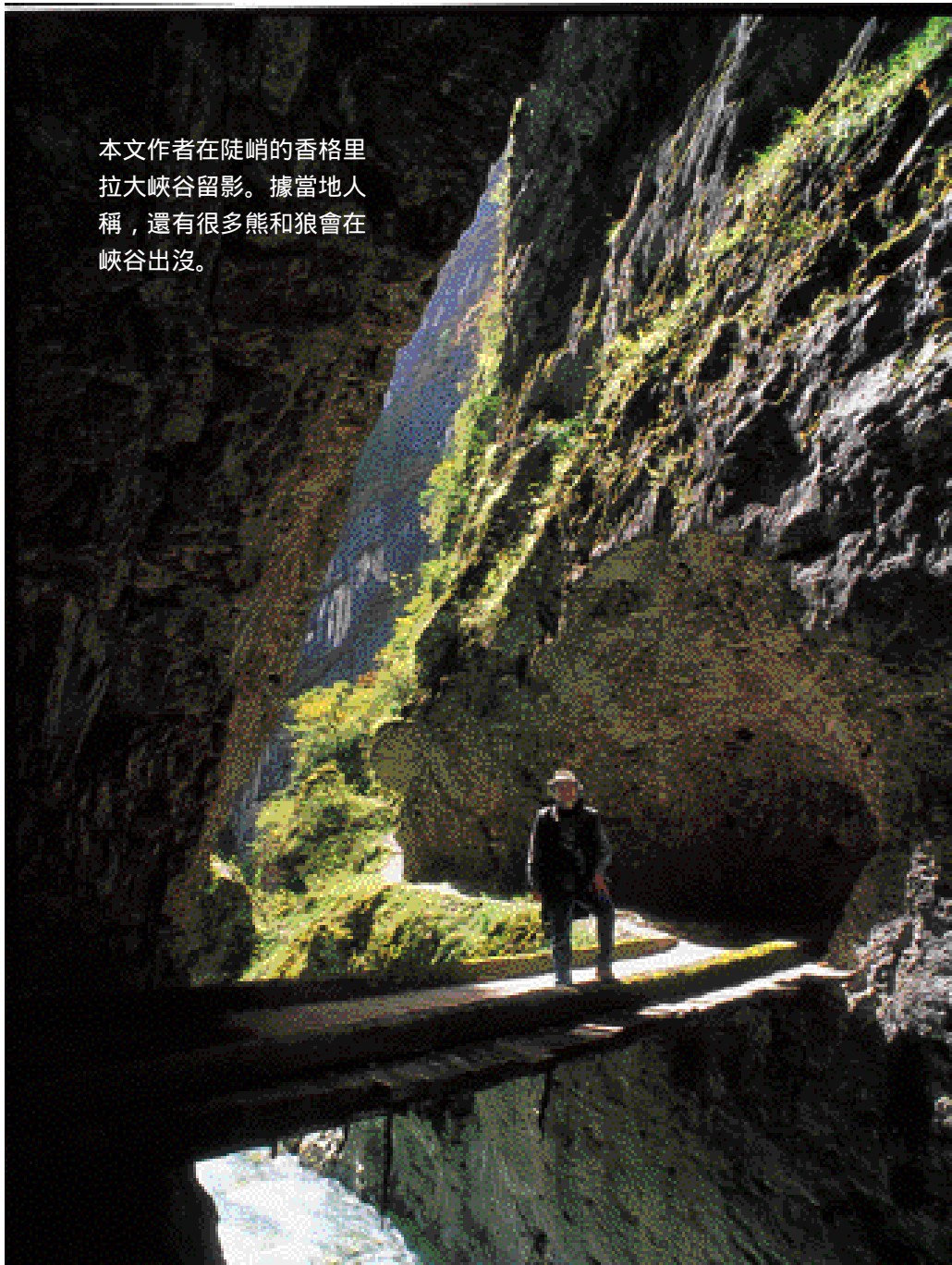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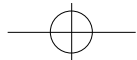
附注說此詞源自小說《失去的地平線》

(Lost Horizon)，作者為英國作家詹姆斯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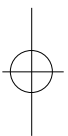
希爾頓 (James Hilton)，一九三三年出版，

講述西藏一個迷人的地方。





本文作者在陡峭的香格里拉大峽谷留影。據當地人稱，還有很多熊和狼會在峽谷出沒。



書中主人翁名叫康光榮，客居「卡拉卡山」雪峰下的香格里拉喇嘛寺。他遇到一位叫佩羅的神祕老傳教士，漸漸明白了當地的奧秘，如長生之術。這個山谷人，罕至，地圖上也沒有繪出。

一九三七年，《失去的地平線》拍成電影，「香格里拉」之名不脛而走，成為現代世界忘憂淨土的代名詞。美國羅斯福總統一九四二年與建度假別墅，命名為香格里拉，即今天的大營。

為招徠旅客，由巴基斯坦以至不丹、中國，有幾個地方都自稱香格里拉。一九九五年，納西族與藏族學者宣科稱，希爾頓筆下的香格里拉，以中國西南部雲南省德欽縣為藍本。希爾頓雖然未到過德欽縣，但宣科認為他很可能從約瑟夫·洛克（Joseph Rock）的文章中得到啟發。洛克出生於奧地利，是探險家和植物學家，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一年代曾帶領探險隊到雲南探險考察。

一九九六年，當地最大城鎮中甸的官員聯同大陸學者宣布，希爾頓小說中香格里拉的靈感即源自中甸，想藉此促進旅遊業。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，國務院批准中甸改名為香格里拉。

我來這，就是要看看這地方自稱香格里拉。

有沒有根據，能不能找到小說所述地方的痕，以及親身體驗那種遠離塵囂的恬靜和安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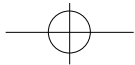
到機場相迎的是一對二十來歲年輕夫婦。他們在當地旅行社工作，男的名叫沈曉鑄；妻子一副運動員打扮，名叫阿相拉姆。阿相拉姆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們是你今天的嚮導。」

沈曉鑄開車沿荒涼的公路來到中甸。城內道路寬闊，兩旁房屋高三層，大都漆成紅色橙色，十分鮮豔。路上的行人、車輛都顯得悠悠閒閒，了無煩囂。一頭犛牛拉二輛車，慢慢走過。我們停下車，走進一家小飯館吃早餐。

中甸位於海拔三千二百八十公尺上下。在那個十月清晨，稀薄的空氣寒意徹骨。我們擠在火爐邊，早餐端來了，放在矮矮的飯桌上。

小說的香格里拉「有美味飲食，也有不那麼美味的」雲南這個香格里拉也是如此。炸薯條、番茄炒蛋和無酵餅片吃得我津津有味；但酥油茶實在難喝，就像酸奶油摻了麵粉和鹽。

我想多看看這個地方，所以一聽阿相拉姆提議出去走走，就大為高興：「好啊，我們走吧！」和我們一起的還有一位年輕建築師，名叫沈薇。



尋覓香格里拉

民漢藏和平雜居，信奉道、儒等教。中甸也是多宗教信仰、多民族聚居的地方，包括信奉東巴教的納西族。在納西族人心目中，白水台是東巴教的發源地和聖地。

在白水台，溪水自灰岩山流下，沉澱了大量石灰岩（碳酸鈣），形成層層台地，恍如結了冰的瀑布，白如牛乳。這時，有個東巴教道士笑跟我們打招呼。他叫和志昌，身穿褐色衣，戴幾串黑珠項鏈，頭上一頂時髦的硬草帽，和他那黝黑、滿布皺紋的面龐相映成趣。

「過來瞧瞧。」他操一口音很濃的普通話，把我們帶到數公尺外一處台地，指石灰岩一個拳頭大小的洞說：「這住了一個神。」

他說東巴人主張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，相信萬物有靈，要向靈神祈禱才可消災解難。

和志昌從口袋掏出一把米遞過來，叫我朝洞口扔去。我照做了，又按照和志昌指點，將頭輕輕碰了碰冰瀑。他告訴我：「你會事事如意，身體健康。」

和志昌今年六十九歲，每天都來這，用一本破舊習作簿練寫東巴文，十年如一日。納西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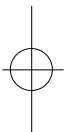
的東巴文是世上僅存的象形文字，幾乎失傳。我看看習作簿的最後一頁，覺得這種文字既似埃及象形字，又有點似漢字。和志昌告訴我：「以前要學東巴文可困難了。」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間，有人想消滅納西文化；幾年之後，民眾才可重新公開學習東巴文。

回到香格里拉，沈曉鑄和阿相拉姆建議晚上去欣賞藏族歌舞。這類傳統文化今天獲得官方允許，甚至提倡。

晚會在一座大宅子舉行。我們爬樓梯走進一個大房間，看到中央一根長柱，周圍排了些長凳和矮桌。我們坐下來，一邊吃糌粑、嗑堅果，一邊喝強烈的青稞酒。

一個身穿藍色傳統服裝的女人先獨唱一曲，歌聲緩慢感人，其後的節目較為吵鬧。我在沈曉鑄慫恿下，加入了跳舞行列，和唱歌的漢子手牽手繞柱而走，邊走邊跺腳，而且越走越快，最後簡直是跑了起來。我中途脫了隊，大口喘氣。這一晚真有趣！

在我的香格里拉觀光備忘錄上，要看的地方和要見的人還有不少。計畫此行時，我先聯繫了



他在天津工作，只是來這度假。

車行不久就到了噶丹松贊林寺。該寺一六七九年獲達賴喇嘛五世特許興建（現任達賴喇嘛為第十四世），位於一小丘之上，莊嚴肅穆，遙望中甸，其間田野綿延。寺院大殿之內，供奉鍍金佛塑像，兩壁都畫有佛像，以及各種現實和幻想中的動物。

希爾頓也描述過香格里拉寺內的藝術品，但

希爾頓也描述過香格里拉寺內的藝術品，但

他所謂「如家一樣舒適的設備」，我在噶丹松贊林寺根本看不到：既沒有來自俄亥俄州的陶瓷浴缸，也沒有中央暖氣。

我住的酒店同樣沒有暖氣。整個晚上，我蓋兩層羽絨被和衣而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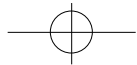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我和建築師沈微乘另一司機的車，往中甸以南約一三公里的白水台，看看跟小說的香格里拉有沒有共通之處。希爾頓說當地居



一對男女大跳藏族歌舞，渾然忘我。



中醫和士秀不主張吃藥延壽，認為「心情愉快才是良藥」。



尋覓香格里拉

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香格里拉辦公室的項目經理陳潔。該會總部設於美國，致力保護全球「僅存的勝地」。陳潔安排我參觀香格里拉大峽谷——名為「香格里拉」，是因為這峽谷與希爾頓描述的一個頗為相似。

早上七點鐘，我和沈薇已起床等待協會派來的越野車。前來接我們的趙東戴眼鏡，是協會香格里拉辦公室的職員。汽車顛簸了幾小時，在一個怪石崢嶸的地方折進山谷。趙東說：「這就是香格里拉大峽谷。」

山谷狹窄，兩邊盡是懸崖峭壁，灌木叢在陰暗之中泛淡黃色。趙東下車，對一株綴滿紅莓的樹拍了一張照片。他回頭解釋：「這是熊的食糧。」據當地人說，中國今天已少見的黑熊和狼，在這還有很多。

趙東接說，沿峽谷往下走三天，可到達較溫暖的地方。他曾實地考察，發現了多種動植物，其中不少是中國西南部獨有的，包括紅杜鵑等深受各地愛好園藝者喜歡的植物。

我在香格里拉目睹不少奇景，但有一個重要名勝還未看到：與「卡拉卡山」相似的雪峰。希

爾頓的小說形容卡拉卡山好像一個「完美的白雪圓錐」。

據記載，這西北有那樣一座雪山，名叫梅里雪山。我於是和沈薇以及一名新司機，前往長江上游進發。我們先找旅店下榻，然後趁黃昏最後的餘暉，開車到最宜觀賞那座雪山的地方。但雪山迷霧深鎖，我們無可奈何只好折返旅店，等待黎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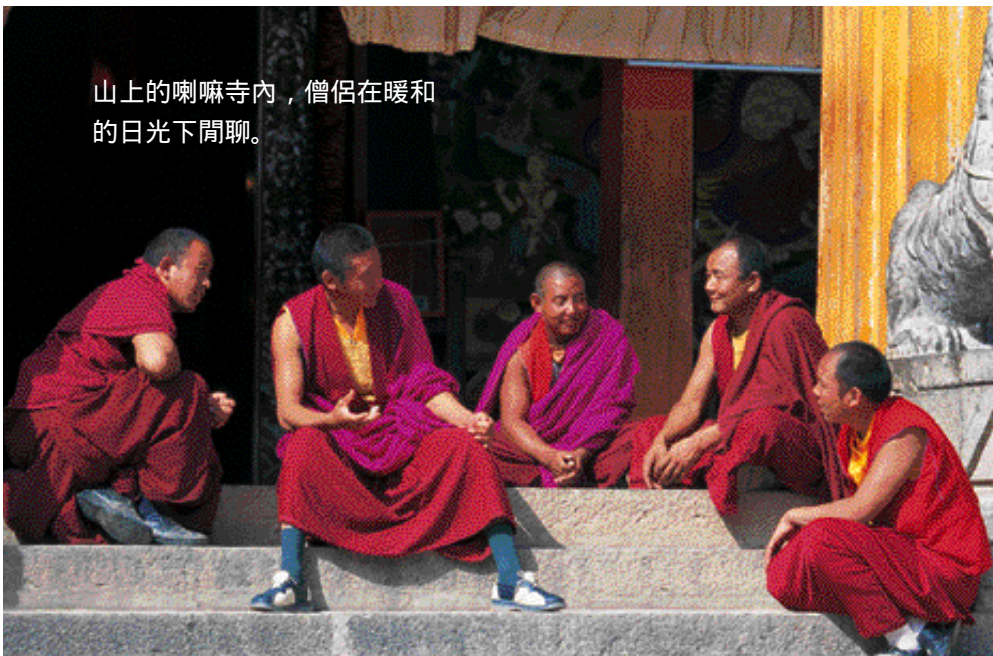
五點剛過，我們就起身摸黑出發。離開溫暖的被窩時，我有些後悔，因為雪山可能整天被雲霧籠罩；但我們也可能看到出乎意料的奇景。

我們爬過山脊，看見前方黑暗處乳白一片，是迪慶藏區大雪山的一座座雪峰。我朝司機興奮大喊：「終於看到了！奇妙無比！」

東邊天際由黑變藍。那座雪峰雄據在西。最高的卡瓦格博峰高六千七百四十公尺，聳立於峰中央；另一座名叫緬茨姆峰，佇立其左。兩座雪峰看來都像完美的白雪圓錐，冰川經雪線蜿蜒而下。

「快看，來了！」附近有個拿相機的人喊起來。太陽初起，卡瓦格博峰忽然變得絢爛奪目，

山上的喇嘛寺內，僧侶在暖和的日光下閒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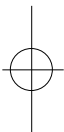
金黃色的陽光像流水般從峰頂端瀉下，逐漸變淡，變白，峽谷對面的森林看來一片蒼蒼鬱鬱。天終於全亮了，香格里拉最壯觀的景象也告一段落了。我興奮異常：單論剛才所見，就不枉香格里拉之行。

這景象也許可以證明約瑟夫·洛克的雲南之旅確實給希爾頓帶來了寫作靈感。洛克說，卡瓦格博峰是個「巨大的冰金字塔，冰川從中央四方八面流下」，這恰似希爾頓小說中的卡拉卡山。

回到中旬後，下起了毛毛雨。我無法上山，於是縱情觀鳥，就如小說中香格里拉人沉醉於他們所學的事物一樣。觀鳥是我一生的嗜好；據導遊手冊說，中旬附近的納帕海濕地冬天有黑頸鶴前來度寒。

黑頸鶴很稀有，站立時身高一點五公尺，在藏民心目中是神靈，象徵幸福吉祥。這種鶴在全球各地都瀕臨絕種，目前總數只有六千隻左右。一位當地人告訴我：「黑頸鶴這個月下旬才會到來。」但我還是要碰碰運氣。

最初，我看到數以千計的野鴨，但沒看見黑頸鶴。司機開車載我沿一條泥濘小道走，我端起



望遠鏡再看一遍，發現田野間有東西在動。我窮盡目力看，看到了三隻黑頸鶴，不禁大喊：「找到了！」

黑頸鶴共有八隻，步態優雅，正尋找根莖、魚蟲果腹。這些鶴大都是銀白色的，紅冠黑頸，翼尖也是黑色。

這時又有四隻黑頸鶴展開巨翅飛了過來，和黃樹林合成一幅完美的圖畫。司機說：「真漂亮呢！」他是第一次看到黑頸鶴。

在希爾頓筆下的香格里拉，有些外來人壽命很長，那傳教士佩羅就活了二百多歲。當年約瑟夫·洛克有沒有找到長壽祕方？為了尋找答案，我請司機送我到中甸以南一個村莊。

我很快就找到了一名醫和士秀」的診所。招牌就是這樣寫的，老實不客氣得很。我走進他的木平房，看到了和士秀醫師。他戴一頂絨帽，留了鬚鬚，一副中國傳統哲人模樣。

他當時正和四名遊客談話，看見我們，就打招呼說：「歡迎，請進來！」和士秀遠近聞名，主要原因之一，是他喜歡向遊客講述自己從前的故事。如果遊客不懂中文，他會改說非常標準的

英語。他說約瑟夫·洛克曾親自教他英語、介紹他認識草藥。他一生致力研究玉龍山周圍各類植物的藥用功能。

那四名客人走後，和士秀問：「有何貴幹？」和士秀今年八十歲，仍然為人治病。他拿起一束信給我看：「我用傳統中醫治白血病，很有成效，正手著書傳世。」我聞言心動，但要問的是另一件事。

我問：「你能不能給我一劑藥，服後可以活到二百多歲？」

和士秀說，人類將來或可以活到二百歲，但現在不行。他也不主張吃藥延壽：「心情愉快才是良藥。用藥在外，內在的更為重要！」

香格里拉之行結束，我找到了希爾頓筆下的香格里拉嗎？這問題或許不必深究。我對此行的結論，和我遇到的美籍華人李師正相同。他最近也去過中甸，認為「香格里拉其實在我們心中，是我們去過而且喜歡的地方」。

對我而言，天下現在真有一個香格里拉了。我親身領略過她多麼美妙，多麼莊嚴；她會越來越聞名於世。